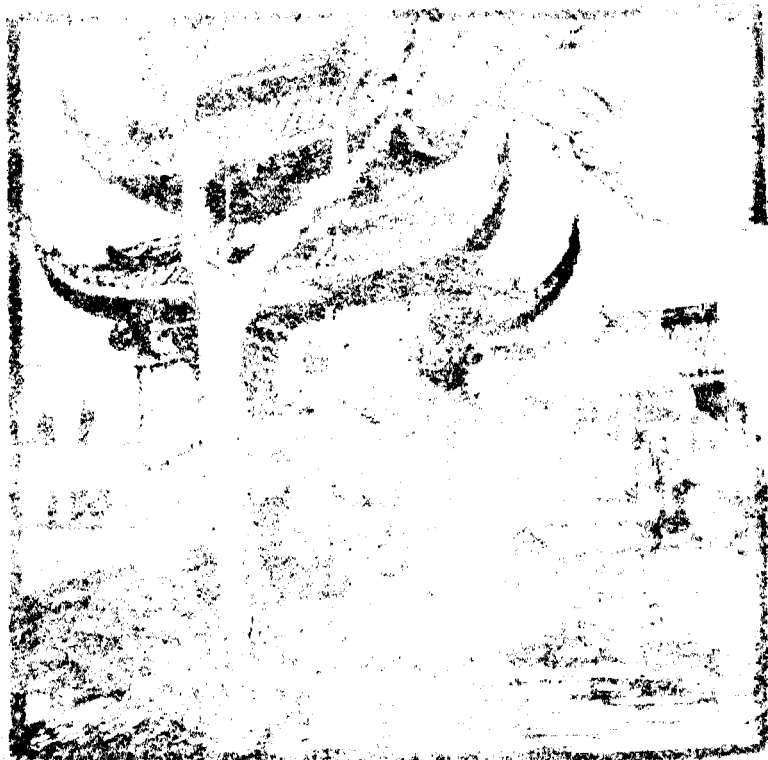


從岳陽到萍鄉

唐錫如著



趙家璧主幹
一角叢書第四十三種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

從岳陽到萍鄉

唐錫如著



趙家璧主幹
第一叢書第四十三種
良友圖書公司出版

一九三二，九，一 付排

一九三二，九，一六 初版

1—————3000

所 版
有 權

一 實
價

目錄

幻滅了的黃鶴樓

岳陽叢記

客長沙日記

醕酒婦女的醴陵

萍鄉夜話

地獄巡禮

關於蘇俄的書

×蘇聯的新婦女

錢嘯秋

○五年計劃與演劇

趙銘彝

×蘇聯的音樂

周起應

×蘇維埃式的現代農場

蔡詠紹

×五年計劃的故事

張方文

×史太林傳

方仲益

○蘇聯的機構

儲寒

×二次五年計劃

林柏修

×已出

○將出

幻滅了的黃鶴樓

記得小時候看社戲，常常看到有「黃鶴樓」一齣戲。劉備給周瑜騙上了樓，抽去了樓梯。（那時候是那麼想的。）把劉備急得哭了好幾場，後來幸虧諸葛亮的一節竹筒救了命。看到劉備戰戰兢兢的捧了軍令，由趙子龍護送着，蹭蹬蹭蹬的急忙走下樓梯，立刻便是急忙忙的上船，那時候，黃鶴樓給我的影像，便是本鎮老周豆腐店上面那家茶樓的樣子，一下樓便可以上船的。

進了中學，讀了滕王閣序，便把黃鶴樓的影子改削到飛角流丹，下臨江渚的滕王閣一樣。後來再讀到唐詩三百首裏面許多關於牠的美麗的詩句，便再把牠修改到楊太真死後住的什麼縹渺幽靜的仙閣一般。當然連那輪廓都仍舊

是很模糊的。

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到漢口的時候，正是下着濛濛雨的十一月盡頭。看同船的依着船舷，遙指着隔江在煙雨淒迷中聳出的一塊黑影，說：「那兒是黃鶴樓」的時候，心上便掠過來一種說不出的奇妙的情緒：「啊！黃鶴樓！那就是古時許多騷客詩人，曾經在這上面登臨過，感慨過，吟過詩，喝過酒的黃鶴樓嗎？那兒，就會是把劉備急得要命，哭了好幾場的地方嗎？」

第二次是從鮎魚套回徐家棚來。時候已經是午夜了。在霜一般的夜氣裏，在霜一般的月色裏，在結了霜一般的靜闊的江上，我坐在局裏備的專輪，打黃鶴樓脚下經過。仰起頭來，看着月明星稀的天空，籠在灰霧中的層樓，聽着船頭撩開江波的欲眠的聲音，心上迷迷糊糊的，彷彿聽

到真有誰在那兒倚欄吹着玉笛似的。

可是直到一九三二年桃花開放的時候，才全了曾克家兄去玩。

不錯，黃鶴樓是像周家豆腐店那家茶樓，一下樓便可以上船的，也是飛角流丹，下臨江渚，和滕王閣差不多的。不過有許多直從幼年保留到現在的美麗的美夢是幻滅了！整個兒幻滅了！

什麼！這是黃鶴樓！雅典味的詩意的黃鶴樓！那簡直使我疑惑是上海的城隍廟。照相館接二連三的有十多家。不是高揚着那許多大渾蛋的「玉」照，便是什麼由大渾蛋而來的姨太太小姐的「芳」影，茶樓，酒店，一排開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家。煙氣，油膩味，叫聲，爭論聲，瀾漫着四處，漲得你頭痛。小販攤則更是遍地荊棘，你一不小心

，便會踩到他們換飯吃的傢伙上面去。除掉這些叫囂，雜亂，污濁，庸俗的點綴以外，還有十多家要算清高些的（？）張鐵嘴，李鐵筆一流的相命館。

啊！這就是一江城五月落梅花，一飄着玉笛激越的清音的黃鶴樓嗎？大概黃鶴預先知道了這樓的命運，所以一去便再也不肯回來的了罷？

真的，黃鶴樓是再也沒有可以使你追撫的氣息，憑吊的資料了。那金碧輝煌建築了不久的樓臺，你再也不能想像出李白和孟浩然在這兒吟詩分別的情境，或是找出劉備大概在什麼地方哭過，台址或許還是舊的，臺下流着的江水或許也還是舊的，可是已是多麼不同了啊！美夢是給鍋鏟敲在鋼邊上的聲音攪碎了。

在半道石級上面的砵台上，擱着一件葫蘆不像葫蘆，

香爐不像香爐的石雕刻物，聽說這比較上是可以稱得什麼舊物的。可是，啊，風雅的人是那麼多，倚着，傍着，抱着，蹲着，坐着，騎着，……不斷地有人來做出各種各樣的姿勢，給映相的攝下來傳諸後世，我們直等了許久，連個摩挲的機會都沒有。

在離開黃鶴樓前，曾給朋友慫恿着去給趙雲龍——聽說是最靈驗不過的！——看了一個相。他說我兩眉怎樣，兩眼怎樣，要是在前清，他可以保我有狀元之望，不驗割他的頭下來！在現今，（當然是差不多了！）可是依舊有好運在後頭，在明年一交六月，就能飛黃騰達。至少也得有一個黨委，一年可以發十多萬財。要是到那時不應驗，「請先生們來把我趙某的招牌摔到江裏去」！

岳陽叢記

灰色的岳陽城

一下車，岳州給我的第一個影像便是兵。車站上是兵，馬路上是兵，旅店裏是兵，連油鹽米舖都住滿了兵，像是臭蟲，什麼地方都是，這襤褸污穢惹人厭的灰色動物！我們當晚住的是榮湘旅館，整整的一晚，兵士在笑着，叫着，唱着，罵着；在走廊上小便，在樓梯上拉屎。連我們住的房間，一夜足足有十多回，兵士挾了稻草，推開房門，想進來躺下。雖則費了許多脣舌，總算把他們請走。可是這晚也就沒有闔上眼。

第二天，搬到洞庭湖邊，南正港小山上的工務段辦公

處去住。（可是連這兒都駐紮了一兩排兵士，不過究竟清靜多了。）晚上，我們的主人，鄺君，說了一個前幾天在這兒發生的一個小小趣話。鄺君是養了兩頭猛獁的獵狗的，夜裏總是由牠們守夜。可是有一天幾個兵士跑來說，他們在夜裏放哨，這兩條狗老是緊跟着他們，很是不便。他們要求鄺君從今夜起便把狗關在屋子裏。鄺君滿口應承的照辦了。可是在隔天早晨，鄺太太便在屋外叫了起來。鷄埒裏的十多隻肥鷄，一隻都不見了。而這一天，兵士個個都是笑咪咪的。當晚鄺君便重把兩頭獵狗放出了。

小喬的墓

在天樂居吃完了午餐，躺在籐椅上抽了幾枝煙，看了

一會檻外的湖色，便起身到岳陽樓來。

爬上了幾十級的石級，像築在城牆上的鼓樓似的，背着城，面着蒼茫一片的洞庭湖，有三層建築的，那便是岳陽樓。照例的壁上是滿起着古今名人與不名人的題詠。一眼望去，像是用了多年褪了色滿是墨跡的吸墨水紙。樓下屏門上是刻着全篇的岳陽樓記，地下滿是狼籍得像豬窠的兵士睡的稻草。有許多匾對，都已經給兵士從牆上摘了下來，有的劈了做柴燒飯，有許多擱着做床板。中國政府處處苦心的摧殘古蹟的精神，真是值得佩服的。

屏門後邊，是條狹窄黑暗的樓梯，直通到二樓三樓去的。二樓不曉得供奉的是什麼菩薩，三樓却是呂祖了。閣簷下掛着一塊「朗吟飛過」四個字的匾額。（大概是直從「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二句摘下來的了。）

閣的四周，都是護着欄杆的遊廊。正面可以看到幾點沙帆的湖面，屹立在湖裏的君山，樓下是泊灣着豎着桅檣的無數的罟船。潮來了不斷地擠緊在一起簸盪。其餘的三面，看到的都祇是些單調的全城灰黑色的屋瓦，和沉悶的赤色沙土的童禿的山峯而已。

從岳陽樓出來，天便飛着絲絲的小雨，我們不識路，祇是一味的跟了酈君穿街入巷的走。不上十分鐘，我們便到了周瑜的妻子，小喬墳墓的所在。

這座小喬墓在清朝曾經修葺過一次的，加築了一層磚槩，所以這饅頭形的墳墓，足足有三四張大圓桌面那麼大小。離開墳墓十多尺的距離，便是一道圍繞着的石欄杆。墳上長着一株枝幹蒼老的冬青樹。（有的書上說是女貞樹）一株開着將殘的淡紫花朵的紫籐樹，緊緊地纏繞着那棵

冬青。彷彿是生前給我馬倥偬得沒有餘暇來溫存他妻子的周瑜，死後的靈魂，抱了無限的悲痛和懺悔，飛來他妻子的墓上，化作了一棵冬青來永世地守着似的。他的妻子，小喬的精靈，也化作了一株柔曼的紫藤，緊纏着牠，不讓他再飛開去。微風輕輕的拂來，寂然飄落的紫花，每朵都像他們說了的一句柔情的蜜語，又像是追訴從前的辛酸，而掉下的一朵淡紫色的淚珠。我默默的坐在石欄杆上，（這淒豔的英雄與美人的象徵，儘在我心頭酸楚着。）一任絲絲的細雨撲上我的臉，紫色的殘片，飛上我的帽簷。我站了起來，把帽簷上的落花擷起，包在手帕裏。

我要把他們的情語和淚珠珍藏起來啊。……

聽說魯肅墓在附近，所以又多折了一些路，去憑吊那座古墓。那座墳除掉刻着「魯肅之墓」這幾個字的一塊短碑

以外，便是一半壓在他墳上的一座八角亭。而來這兒的遊客，也滿不在乎的蹲在他老人家的身上休息着，要是他地下有知恐怕也要說：「我魯某豈竟趕不上橋老兒的女兒嗎！」

洞庭湖裏的第四樣寶貝

五月三號的下午，我正躺在花園裏樹蔭下的石櫺上讀葉德輝的消夏百一詠，鄺君偕了克家兄來約我去洞庭湖裏的扁山玩。

我們在馬伏波（馬援）的白馬祠前下船。船是做露的，沒有蓬帳，也沒有船艙，活像是我們鄉下載蒿草的舢舨船。操舟的都是船娘，男人一個都看不到。她們戴的遮陽

的笠帽很特別，和江浙女人們用的竹編的針線籃沒有兩樣。

天是藍的，湖是藍的，風也是藍的。湖裏的幾處山峯也是帶有藍味的，一切都似乎是藍的。祇有船娘的臉是醬色，衣服是白色的。

天是靜的，山是靜的，這湖也是靜的，人也都是凝視着遠接到天邊的湖波默默的不出聲。祇有船娘的胸部在起伏着，祇有她的手在高低着。槳劃到水裏，轉了幾個渦，這笑渦，像是船娘矚着我們時候的笑渦，隱了又現了。

傍着左手那邊，一排欄有許多小石山。我想數一下究竟有幾個。鄺君說，不用數，他曉得，一共是十個。第一個最大，末尾的最小。照當地人說，這是石龜山。第一個是龜母，後邊接連九個，便是她生的龜子龜女。那個，是

男的，那個是女的，可辨不清楚。給他這麼一說，看來真活像是在蠕蠕爬着的烏龜。

約摸盪了兩點多鐘槳，才到那座編山。船在沙灘上傍了岸。我們便上船，先看山腳下的兩個洞。從這邊可以看到那邊，人可以走得通。相傳是兩個仙人，把兩根扁担穿了那座山，想從什麼地方運到什麼地方去。可是飛了三日三夜飛倦了，再想一下這山也沒有多大用處，於是商議定了，便把牠擱在洞庭湖裏，抽掉了扁担便走。這兩個洞便是遺跡。

我們攀登到這山巔上的編山寺。廟門口的旗杆上高掛着幾條臘肉，幾尾鹹魚。寺門上繪了幾個紅綠顏色的水怪。一進門便是正殿。供祀着洞庭湖君。神座旁掛着船戶敬送的許多小匾，還有三五隻精緻的小船。後殿因爲光線太

暗，瞧不出是祀奉着什麼神仙。大概總是龍王自己或是牠的什麼親戚朋友了。

我們參觀了後殿，在正殿坐下來休息時，一個吃喝得油光滿面，胖胖的歪着頭的，約摸三十多歲的和尚，不知打什麼地方鑽了出來，招待我們。他一面用架漿的袖子拭着他的油嘴。（像是吃了臘肉，或是鹹魚來？）一面憨笑着和我們談話。他說洞庭湖是龍王住的宮殿，所以湖裏水怪之多，是天下第一！「前時敝寺沒有建造以前，一年在湖裏打爛沉沒的船隻，真可以說是上千！可是，嗨嗨，（和尚的笑聲也）敝寺建造了以後，簡直一年不滿十隻，而這十隻，大都是沒有到敝寺來燒過香的。嗨嗨，……要是……嗨嗨，……先生你問什麼？……」

克家問他一年香火金可以收多少。他說：「哎唷！」

——笑容立刻收斂了。裝着遇到了什麼最嚴重的事情似的。可是你看了依舊忍不住要笑的。——「以前哪！……以前簡直是……！以前不好說，……：以前的事情我還小，不大清楚，嗨嗨，（他又笑了！）現在是，……：好在乎我們出家人，什麼苦都受得來。所以不甚計較。……：」說了好半天，仍舊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

後來話題轉到洞庭湖裏的名產上來，（那全是君山上的出產）問他君山上究竟有沒有方竹，（或云篔竹）金龜和君山茶。

「有！有！有！……：不過現在都不容易見到了！方竹？……：哎唷！輕容易找得方竹哪！全山裏祇有一株。有的是有的，不過要等有大福氣的人來，才能找着。這方竹是安徽某山中金庫的鑰匙，要是找到，嗨嗨，還講什麼金銀

珠寶？你要多少拿多少就是！」他側着頭朝我們笑了一陣。○「金龜？也是難得見的祥瑞東西啊！吳佩孚來的時候，才現了一隻，我的大師兄就捉了送給他，我的大師兄，他，吳佩孚便送了……」他把袖着的兩隻手伸了出來一比長短。「八百塊！」

「連君山茶在內，這個是洞庭湖的稀世的三件寶貝。別處是萬萬（！）沒有的。」他抹一下口沫，嗨嗨的笑了。曾君突然忍住了笑問：「聽說洞庭湖裏還有件寶貝，第四件寶貝，是你們貴山上的。」

他稍微想了一下笑了，說：「有的，有的，……」

克家問他是什麼時，他才支吾地說：「譬方說，就是……嗨嗨，敝山的茶葉也很有名，嗨嗨，也可以說是件寶貝……」可是問的人對這和尚的答案否認了。

我們下了船，大家盪了好一回漿，我忽然憶起了曾君在廟內說的話，問他洞庭湖裏還有什麼名產時，他才笑着說：

「那個和尙便是洞庭湖裏的大寶貝！」我們都忍不住笑了。

到我們的船在伏波祠前泊定，回頭看時，月亮已經上來了，一條銀灰色的輕紗在展開來，鵬山和君山已經整個蒙在初上月色的夜色裏。

君山漫遊

就是在下一天，五月三號，我們決定了去君山。

事前是聽到許多留難的消息的。那兒太荒寂，離岳陽

又太遠，又是孤島似的完全給湖水包圍了的，沒有什麼村莊人家，是湖匪不時出沒的地方。

這一切都是真確的，這一切我們都曉得，可是我們仍舊抵不住牠的誘惑，我們寧願冒了險，去君山漫遊一下。

你怎的會不想去看一下虞舜的兩個妃子的墳呢？那兒四周叢生着滿生了淚痕斑斑的湘妃竹？

我再請問你：你怎的會不想去看一下給海龍王女兒寄書的柳毅，到龍宮去的柳毅井呢？

朗吟亭在那兒，靈鷲寺在那兒。唐朝有九寺，十八觀，三十六亭。現在你至少可以找到些殘蹟舊址來憑吊。

還有，你不想找根方竹，（當然你是不會想找來去開金庫的）。或是渾身金黃；銅子那麼大小；放在水盂裏供養的金龜玩？還有，我不是故意逗你，你不想來買些

先前祇給皇帝喝的茶葉，給滾水一泡，根根植立在水裏，像是朝王的君山茶？

你，當然，像我們一樣，再也不會有什麼猶豫，再也不會有什麼顧慮的。

去君山的路，比編山要遠一倍多。這次因為鄺君夫婦，吳君夫婦都全去，（連僕從在內，一共是十個人，）分乘兩隻船，一會兒傍在一起談着，一會兒重又競賽起來，所以也就忘掉這路的遠近了。

湖是比昨天更平靜，像是一塊透明的光滑的琉璃。沒有一絲風，可是水面上有涼氣，也就不覺熱。

上岸時，看見割棄在草地上的一隻黑色豬耳朵，沒有毛，腥紅的血還在滴。問蹲在旁邊切着血肉淋漓的肉塊的

漁戶：

「這究竟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最普通的江豬都不認得？」這吃驚的眼光和鄙夷的神氣是那麼說。

「爲什麼豬耳朵不要？切了一絲絲，往油鍋裏翻一個身，把醬麻油辣椒醬兒一拌，不是透骨鮮的下酒菜？」

「哼！會問那種話！好像一輩子還沒吃過江豬肉似的。連江豬耳朵最腥不過都不懂得！真要笑死人！」

坐在切肉的傍邊的漁婦也在暗笑。

一上山坡，漫山遍野都是密深深的竹像是海，又像是茅草，你就不曉得這竹林直伸開去到多遠。

才轉了一個彎，我們便到了二妃墓，要不是那兩根生滿了蒼苔的華表，從蹣跚的鳳尾的密葉裏探出頭來，告訴

我們：「虞妃墓在這兒」，我們就是在面前走了十多個來回，都不會想到是在叢竹密箐的窠裏的。我們分開了竹枝，才看到這兩個古墓，（是隔開一條蹊徑相對地埋葬了的）墳給低矮的石欄杆護着，墳前是一張石臺。日光都給密葉擋住了，地上滿是濕冷的苔蘚。帶有秋意的蟲聲的幽咽，帶着黑色淚斑的湘妃竹，再看看地上的一堆泥土，已經有四千多年（！）的歷史，埋着虞舜的兩個妃子的墳墓，也就儘夠你默在那兒發夢的了。

鑽出了竹林，沿着黃泥的山路，到山上的靈鷲寺去，這座寺院，已經是破敗不堪的了，登了樓，更可以看出這寺院沒落的命運來，牆上還殘留着模糊了的佛像，和裱在牆上的殘碎的經卷。椽子有許多根是沒有了，所以一抬頭，可以看到蔚藍的天空，這寺裏的唯一的和尚，也因為毫

沒香火祇能有茶摘茶，無茶種稻，做了農夫而兼茶商了。

我們起初問這和尚買君山茶，他祇是搖頭說沒有，後來一個本地的僕人和他說，我們都是外鄉人，明天便要去漢口轉南京的，他才問我們要多少。（此山茶葉，歸岳州財政廳專賣。價奇昂，攙雜劣茶尤多）。我們化了十五六塊錢買了三四兩。據和尚說，這茶大部分是真正的君山茶，是生在柳毅井周圍的幾棵樹摘下來的，攙雜的也都是上等茶葉。君山茶的名貴，不單在色，形，香上，牠的味也和別處不同。因為每天清早，滿洞庭湖是一片霧露，霧露是天地的精華，所以君山上的茶樹吸收了這種精華，滋味便和別的茶葉不同了。聽完了和尚的一長篇茶經，我們便到寺院附近的柳毅井去，這個井和普通的井沒有什麼分別。周圍都是種着低矮的茶樹和橘樹，（所以又名橘井）井

裏的水，直齊到井圈，（和尚說，無論什麼旱潦的年頭，井裏的水是永不增減的），我見到井裏污濁的泥水和飄浮在上面的幾張枯葉，我揀了一塊石塊，擲進井裏去，我說：「讓我這敲門磚下去，請龍王出來罷」。

朗吟亭，（又是呂祖的朗吟地方）一例的是柱斷瓦墮，荒蕪了不知多少年了。破閣底下，祇有一個竹匠，坐在壁角落裏在刨竹絲。默默的，低着頭，竹絲飛蓬了滿身的神情，真像是呂祖的化身哩。

太陽照在湖面上，再從湖面上帶着波光反射到山上的白色的牆壁上來。這光線真是白亮得刺目的。熱挾了嚴重的壓迫，一切都屏住了氣息，低了頭，全山真是靜寂得難堪的，祇有竹匠刨着竹絲的低微的絲絲的聲音。

四時多才下船。船盪近南正港時，後邊湖面上，彷彿

就是君山那兒，半湖的黑雲在搶過來，飛快的搶過來，雷，沉悶的雷聲，像是蒙在湖底裏在拚命想鑽出來似的。幾點雨脚，已經搶先的追了過來。

「敲門磚把龍王引來了」。一個同伴和我開玩笑。我們剛到家裏，雨已經瀑布似的倒下來了。我們跑上樓，推開碧紗櫺，走到避風的迴廊上的籐椅上坐下。湖整個的浸在黑暗裏。低壓的烏雲，把湖吞沒了。風像是發了瘋，把園裏的樹拚命的搖撼。

發怒了的電光一閃。劃開了陰暗的天空，照見湖裏洶湧的波濤。

每一個波濤下面，都有一個水怪。在向這山邊衝來。洞庭湖裏的水怪真在暴動了！

客長沙日記

三月念九日，天陰，傍晚微雨。車到長沙東站，已是薄暮時分，便坐了人力車到九洲旅館，寓八十六號房，夜晚四處都是打麻雀聲和妓女唱戲聲，叫囂不堪，這兒的旅館，和漢口的一般，完全是肉，烟，賭的市場。十時許，有個烟容滿面着了竹布大褂的來房門口兜售口技。他說「董的素的都有一云云。」

三月卅日，天晴。偕克家兄赴玉泉街買書，購得長沙葉德輝氏叢刊一部，木板紅樓夢一部，湘軍志湘軍記各一部。綺湘閣詩詞和金瓶梅兩部書，都因出價過昂，非三十塊錢一部書不辦，所以沒有買成功。出了書店，順便

從古董店看湖南的特產「菊花石」，（石上天生成一朵一朵大小姿態都不同的白色菊花）這類石頭大都是雕琢成水盂和硯台的。因為有的太笨重，有的花式不好看，所以就沒有買。

卅一號晴。因今日須轉醴陵付清房金後，教從僕先把行李送到站上。我們因為時候過早，便坐了人力車去遊覽天心閣，這天心閣是築在城牆上的，有三四座高聳的輝煌的樓閣，建築得很精緻。並且因為地位最高，可以俯瞰到起着炊烟的晨氣中的全城，遠矚到蜿蜒的湘江和葱翠的岳麓山，一個閣裏面陳列着珍貴的碑帖，對聯，和漢唐時代的鼎劍。其餘的樓閣，都是供游人遠眺和品茗的。

下了閣，各人出了十個大銅子，到斜坡下的動物園去參觀。當中是水池，養着各種普通的魚類。池水是又綠又

腥，恐怕有兩三年沒有換過水了。他周圍放着幾十隻鐵絲籠，一大半倒是空的。其餘的都不過養着一二頭孔雀和火雞而已。稍爲稀罕一些的一兩頭鱷魚和蟒蛇，都逼處小籠裏面，恐怕不上兩個月，這動物園可以做標本園了。

出園後，在新關環城馬路上閒步，見電桿上有一「去圖書館，在教育會坪。」字樣，便重雇車到教育會坪。那曉得到了那兒，祇看見矗立的石壁，和幾根燒殘的庭柱而已。聽說這是紅軍進佔長沙時燒燬了的。

我們因爲開車時候已近，就在一家叫紫雲閣的小麵店，吃了兩碗一角二分一客的鷄絲麵。這店裏有一塊「財源茂盛」的玻璃鏡框是「總司令蔣介石」爲了這家「開張之喜」而「敬賀」的。

四月七號天陰 八時乘搖車從株洲返長沙，天空時而

霏雨，時而微露陽光。搖車沿着車軌在山中蜿蜒的走着，山陰處露氣還浮在濕葉上，有太陽的那面，滿山都是緋紅的杜鵑花，沿路村莊絕少，偶而有，也都是泥牆茅屋，處處都是貧窮的表露。下午五時許始抵長沙南站，復乘搖車至新河工務段袁君處借宿。

四月八號天微雨 下午進城赴青年會理髮後，至育嬰街長沙盆湯浴池洗澡。從澡堂出來逕赴黃坭街柳德芳湯圓舖「鑑賞」湯圓，這家湯圓舖和一家牛肉館是長沙城裏最有名氣的兩家吃食店，牌子最老！（已有幾十年！或竟在百年之上？）貨色最好！我這麼說，你千萬別聯想起廣州宏麗的茶樓來，也不要想起上海的鄧脫摩爾或是四五六來。五芳齋？啊啊，樓下可以彷彿其萬一，這家著名的湯圓舖，（直從官僚軍閥以至車夫小販，沒有什麼人不知道這家

的湯圓，誰都——至少是一次——來這兒吃過）連他們自己供神的半桌在內，祇有兩張半桌子。早上從，不，要直從下午一時起才有賣，早一分鐘來不行，晚上八點鐘收門，遲一分來也不行，幾個湯圓賣完了便不再做。要是多餘了，自己吃，自己吃不了這許多，便往拉雜桶裏扔，決不剩到明天賣。餡祇有甜鹹兩種，甜的也不過是白糖桂花豬油，鹹的不過是些搗得肉糜樣的瘦豬肉，不足為奇，可是這餡給又軟又白又滑又香的粉一包，嘿，你聽了我說不要掉餓涎，這滋味，那感覺，……你教我打個譬方？好罷，那簡直活像是柳德芳的湯圓！你別以為我和你打哈哈，真的除了把牠自己來譬喻牠外，我就再也想不出什麼可以彷彿的東西來，你有機會自己親自去嘗一下便曉得我的話不是扯什麼謊。那兒地方是窄的，黑的，濕的，不

過就題論題，這湯圓可以遮過這許多一切缺憾而有餘！

四月九號天陰 晚偕袁君坐搖車進城，到百代影戲院看狸貓黨四集，光線既劣，坐位又不舒適，影片映到一半時，突然聽到有人在黑暗裏吆喝「開燈」！電燈應聲開了。着了黃色制服，背荷着步槍的十多個巡查隊，到戲場裏巡視一周。於是聽到「好了」！然後這中止的電影，才算繼續開映了。

這兒像我前時在九龍一家小電影院看過的一般，場角站着一個「說話人」。要是影片上面的人笑的時候，他便哈哈的笑起來，哭的時候他便哭着，遇到字幕，他便翻讀了出來：有許多時候，幕上的人不笑了，這個「說話人」還在哈哈的笑着，於是全場的觀衆便跟着笑起來了。

四月十二日天晴 今天因爲去遊岳麓山，所以提前午

餐，全了袁君左君進城，到湘江古渡口趁渡船到江中心的沙洲，再從沙州換船到岳麓山脚上船。路上見到自卑亭（不知什麼古蹟，沒有查攷）。和鄉間的憩脚亭沒有兩樣，變了乞丐的宿處了。

沿着大路一直走到朱熹講學的岳麓書院，（現在歸併給湖南大學）那座書院極大，建築也很古舊，所以屋內很是陰暗潮濕。鑲嵌在壁裏的古舊碑碣很多，都是出自名人手筆的。

直從岳麓書院後門穿出來，不揀路的直對了山巔上的禹王碑便走，起初在山下看看，心上是帶了看不起的一祇有那麼高嗎？」的神氣，滿想一口氣直跑上山巔的。那知跑到脚酸氣喘的時候，仰起頭來看一看，那山峯還是一祇有那麼高。」休息了四五次，才算爬到了碑的所在。

那個禹王碑，（便是蝌蚪文的蚘螻碑）聽說是禹王治水完畢的記功碑，是刻在一塊縱橫有一丈多大小的巖石上的。每個字都有七寸盤那麼大小。可是因爲近來拓碑的人太多，又因年代久了，風雨霜露的凌蝕，苔蘚的蔓生，在近處絲毫都看不出字跡來，站遠了才可以約模推測出牠筆畫的形態，我們在碑前攝了一張相，便轉到烈士黃興墓那兒，墓欄和旁的碑碣之類，都給樵夫牧童摧殘到殘敗不堪了。

從黃興墓再轉到雲麓古寺，就是「飛來鐘」的地方，所謂飛來鐘云者，祇是一個不到一尺高的銅鐘，用鐵絲繫繞在山門前的一個不到一丈高的樹上而已。寺裏面滿住了難民，見人便是跟牢了乞錢。跑進正殿，一個道士正在和一位「同志」看相，做道士而尙須兼職，怪不得所謂「大人

物」要身兼數十職，而許多人連半個職位都求不到了。後來又到蔡松坡墓。墓在半山腰裏，樹木很多，風景也很好，和黃花崗的烈士墓比較起來，這兒也勝過許多倍了。

白鶴泉，雙鶴泉現在都祇是一口井，一兩條溪澗罷了，再也沒有使你可以流連的。

到斜陽往唐生智在山頂上建了的浮屠(?)後而落下去時，我們才到了愛晚亭。這座亭子是包圍在羣山裏的，四周都是溪澗的泉聲，紅霞渲染上了這綠色的山樹，要是傍晚時分在這兒，讀一兩首詩，真是最好沒有的了。

回到長沙城的時候，燈火已經上了許久了。袁君請我們去著名的劉德盛回教館晚餐，這次從牛腦起一直吃到牛尾，十多碟菜都是從牛身上來的。

醅酒婦女的醴陵

醴陵！不講別的，單這兩個字兒便多夠你消魂，沉醉

！

○

○

○

○

虹一般的長橋，騎在碧清的潑江上。潑江繞着市鎮，山擁抱着潑江，蔚藍的天吻着綠色的紅色的山巔。這兒一切都是愛，都是陶醉。杜鵑花羞澀的睨着陽光笑。柳絲在輕風裏愛驕的款擺着柔腰。連路旁的每棵野草都識得風情，識得賣弄，追得你躊躇。

這兒是愛的海，情的深林。這兒有的是把你會醉死的芬芳甜蜜的「冬酒」，這兒，啊啊，有的是儘多的使你自己

情願醉死過去的美麗的妖嬈的而又浪漫的女人！

講起醴陵，許多人會連想起蘇州來，蘇州嗎？呸！真是趕不上她一半的柔媚和風流！

黃昏。你在街頭巷尾躑躅。紙糊的和合窗內，紅燭在搖曳着，影兒貼在窗上，笑聲，像是夜鶯，從窗隙裏漏出來，躡進了你的心。要是和合窗的上半扇開着，聽說那就是在等待情人的記號，你祇須推進門去，紅獨自自然會吹滅，那開着的窗兒自然會關上。要是她的丈夫在半夜裏回來，（她們都是有夫之婦，上中下階級都有）「他們」自然會很有禮貌的，毫不驚動你們爬到他自己的牀上去。

講起醴陵的女人來也真奇！你打武昌動身，一路蒲圻，岳州，長沙，你就像在菜果舖裏走，一路看到的盡是些南瓜，冬瓜，紫茄，辣椒，……你一到醴陵，便像突

然轉到了萍菜攤，又香，又好看。……

○

○

○

關於醴陵女子的浪漫的緣由湖南人都歸到下列的兩個原因：紅拂墓和羞石。

○

○

○

我和克家在祥春園喝了一斤冬酒。醉醺醺的乘興渡到隔江去吊紅拂墓，這墓是築在一個小山上的。一條可以上去的山路都找不到。我們費了死勁才爬上這給雨水冲刷得盡是卵圓小石的斜坡。

這座墳是近來新加修葺的，這個可以從三合土澆成饅頭形的坟殼，和坟上豎的一塊大理石碑這兩點看出。這大埋石碑正面刻着：

「青山何幸此埋香。」

墳旁倒臥着一塊康熙四年泐刻的石碑，因為風雨的剝落，苔蘚的侵蝕，有許多字已經模糊辨不出了。現在把這碑上的字句，摘錄在這兒：

醴陵吊紅拂墓二章（第一章因許多字已難辨認故不錄）

青塚明妃怨未休，

湘南紅拂又埋丘。

功成不附衛公去，

今古傷心水自流。

旨

康熙四年孟夏。月賜進士第長沙備兵使者洛西越青張濬識。」

墓旁新建築一個八角亭，牆上詩詞圖畫，以至近代標語式的文學，應有盡有。像：「詩人何少屁何多……」

「紅拂是自由戀愛的老祖宗」！還有許多狗身人面，狗背上題了口口口的名字的漫畫。這大概都是附近鄉村師範的「高材生」的名筆了。

○ ○ ○
從萍鄉打回頭，恰巧局裏和鐵道部有許多朋友在醴陵，所以大家約了去遊「羞石」。

這「羞石」，在淥江的江邊，醴陵的對岸。這本是一塊極大的豎在江邊的巖石。大概是經千百年來的江流的激盪，山肚裏打石隙裏流出來的暗泉的沖刷，日久了到現在，遠看了便活像是女人的私處。這種岩石，在中國或許有幾十百塊，可是一則因為牠的地位沒有這兒的顯露，或是因為沒有那麼酷肖，或是因為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聯想上去，所以便都沒有注意到，可是在這兒，便被人們指說是醴陵

淫風的來源之一了。

○ ○ ○

醴陵有一件事是值得附寫一筆的。

我們從祥春園喝完了酒，付給掌櫃的一張漢口中國銀行的五塊鈔票。他找回的都是祥春園自己發行的銀元票。角票和銅子票，我們起初不肯收，怕不通用。後來經他擔保了用不掉拿來換現錢，我們才拿到市上去。那知把牠買東西，付車錢，竟絲毫沒有留難，一家小鎮上的飯館的信用，竟比國家設立的銀行的信用都還要強，也真的夠使人感慨的了！

湖南省私家發行鈔票之多，真夠你初見世面的小子嚇了一跳！醬園有鈔票，飯館有鈔票，電燈公司，火柴公司……都有牠們自己的鈔票，毫不足奇？

萍鄉夜話

從株州上去，車子便完全在羣山亂壑中走了。

沿途泥土都雜了煤質，完全像煤渣一樣。村莊是更加稀少，衣着是更加襤褸，臉孔是更加黃瘦了。

雲片跟着月亮飛，月亮跟着山走，山跟着車子轉。後邊暝色趕了上來，山谷裏暗了一下，祇有一秒鐘，重又亮了，銀色的月光塗滿了山，塗滿了樹，塗滿了山澗的溪流。連這滿山的虫聲，都塗上了一層銀色。一切都是那麼幽靜，你的心就像是澗底的洗濯着的月亮，說不出的沁涼！

車到安源（株萍段盡頭）已經是八九點鐘。我一下車，一個先在那兒來接我們的同事失驚的說：

「什麼！你還着了西裝來！」

「你看，我的西服都破爛到這樣了。——有什麼不便

嗎？」

「不，不，沒有什麼，好在已經黑夜了。快些到棧務段辦公處去罷！」

給他那麼一逼，這般一鬆，在車上帶來的一番好興緻都給嚇跑了。心上迷迷糊糊的，像是覺得了些什麼，又究竟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因為還沒吃晚飯所以便叫了幾碟菜來，在辦公處一間房裏慢慢地喝着酒，由歐陽君和一個蘇州人桑君陪着。

桑君是已經喝到半醉了，現在（爲了禮貌，或是爲了貪酒？）又重來和我們喝的這酒，（可是我勸你，在這兒

可別再計較了！）有的簡直淡得像水，有的刺得你喉嚨發火！

桑君正在用了蘇州化的湖南話和我們攀談，（喉嚨是已經給酒灌得發硬了）一個提了紅綠路燈的轉轍夫跑了進來，走到歐陽君身邊，在他耳朵旁邊咕嚕了一下。歐陽君朝我們笑一笑，說：「我出去轉一下。」

「什麼！又是？……」桑君倔強的逼窄問。歐陽君臨走時朝他笑了笑，說：

「是的哩！你多喝幾杯壯壯膽罷！」

「呸！要壯什麼膽！經過兩三次了還怕不成？」他見到歐陽君去遠了，纔又回轉來向我們說：「您先生看看，在這兒的生活連狗子都不如呢！狗子餓了便吃，吃飽了便睡，再也沒有什麼欠薪，打折扣，也沒有老婆子女在身邊纏

繞，……更不必怕什麼共產黨。你來了也好，你去了也好，唉，這生活真是，（頭連搖幾下），……請請，喝酒哪，菜擱着冷了呢，來乾一杯！乾一杯！……唉，真的是……沒有來過是不曉得這苦處的……這兒的共產黨，……不，我說是菜，別胡扭，這兒的菜一定不中您們先生的胃口了，前時這兒，嘿，簡直是小上海，什麼東西沒有？現在是，……不必說了，不過我看來酒總算還不錯。啊啊……喝酒哪，這樣擱着可不行，菜也不夾筷吃，啊啊，這不行，……我們得再乾一杯才好。」

歐陽笑瞇瞇的進來了，他是看了桑君這般慫勸酒的样子才笑的。桑君不喝酒的時候，是又怕羞又寡言得像一個女子的，（這滿臉鬍鬚的傢伙！）可是喝了酒哪！……所以他要終日喝酒。

「怎麼樣？……」我們三個人全時看踏進門檻來的歐陽君問着。

「沒有什麼！團防聽了上利市那兒來的人話，所以便特別戒嚴，加放步哨的。」

「怕什麼！」桑君拍一下桌子，喝一口酒說。「就是真的來了都不要怕。這日子橫豎是過不去！他們來了也好！」

「來了恐怕又不是那麼說了罷！」歐陽君笑着和他說。

「這日子，這兒的日子。」他又偏轉頭來和我們說，「真不是人過的日子！上次他們來的時候，路礦兩處的職員，便殺死七十多。不是槍斃，你不要胡思亂想的來想享福，他們，……歐陽你的鑰匙呢？」

「做什麼？」

「你拿來！」歐陽君把袋裏的鑰匙掏出來給他了，他揀了個最大的倉庫的鎖匙，捏住了便往歐陽君的胸前一刺。——他們用的都是梭標！兜心刺去，從背排上出來。五個一串，像是穿的田雞！」

我們都笑了。歐陽君也說這是真的。他們怕的是赤衛隊，不是紅軍。赤衛隊是前鋒，造成恐怖的便是他們。他們殺戮的對象的條件是：皮膚生得白；手上腳底心沒有勞繭；西式的頭髮；着長衫，胖子。「本站有個電報生，幾乎爲了他的胖連累掉一條命的。」至於紅軍的紀律是很好的，他們第一次來，凡有窮苦的人都是一塊錢一斗米一個。可是他們吃了兩三次虧，給革命軍捉到的紅軍，五個人一排，用麻繩結了起來，排成一長列，用機關槍那麼答答一掃，不顧活的死的傷的，一起往坑裏一埋。紅軍恨

透了，所以在第四第五兩次進佔安源時，捉到的人也都是五個一排，可是他們說，一顆子彈要一角錢，不值得，所以便改用梭標的。這兩次都是赤衛隊先來的。

「不要說了，喝酒罷。要是他們來，我仍舊坐在這兒喝我的酒！他們要是拉我去，那更好，喝酒可以喝他們的錢，用不着剝腰包。……老蔡！再去添一斤原燒來。」

「要是他們把你殺死呢？」歐陽笑着問。

「那也好，省得月月關欠餉，到了月尾望得人眼酸，而結果仍舊是嚥幾口自己嘴裏的清水！」

兩盞紅燈進來了。消息是確實的。那個胖胖的廿幾塊一月的電報生也跑了進來。

「老王！你也來喝一杯！」桑君對那個電報生說，「他媽的！喝得他個爛醉，人事不知，鬼事不曉，由他們來剝

也好，剛也好，一覺直睡到他媽的第十殿閻王！」

兩盞紅燈出去了，這次蘇州先生愈來愈多話，也愈來愈客氣了。（雖則住在萍鄉十多年，他蘇州的客套本領就像他的蘇州話一般沒改）他喝一口酒要勸一口酒，他吃一筷菜，要代夾兩筷菜來。

「聽他說，你說，」聲音顯然是澁了，「老王！講你的經驗來聽聽！大家聽聽！」

老王說了。這是紅軍來安源的第三次的時候。也是在夜深，起初誰都沒覺得，忽然看見四周圍的山上，滿山是火把滾下來，（這安源是包在山峯中的，唯一的出路是火車路綫）要逃已經來不及，許多同事祇化裝了一半，他睡在牀上，一個轉念，自己是二十多塊錢一月的電報生，來了也不會把他怎樣的。（他說那時實在渴睡得利害，不願

爬起來。胖子是儘有許多安慰自己的方法的。) 所以便睡着沒有起身。直到天亮時分，還沒有人來捉他，他正在自己慶幸的時候，四隻粗的胳膊一下子便把他拖下了牀，反縛了雙手。他曾經向他們解說：「我不過是個電報生。」

「電報生？你那裏來這般多的薪水，吃得那麼肥？不信！」其實是冤枉的。他也一逕想自己瘦下去，也曾經自己努力想得很悲哀，可是他身上的肉是抱達觀主義的。

說了「解司令部，」便是兩個腰間掛着駁殼槍的紅軍，捏住了他反綁着的臂膊往山裏去。「解司令部？」那另一個意義，是說到某一塊地方，去。他雖則有嘴，他雖則事實上不過是個窮苦的電報生，可是他長了這一身又肥又白的肉，還想辯嗎？要辯也是徒費唇舌！

死在他心裏煎迫着，盤旋着，使他恐怖，使他想哭，

……最後使他決心嘗試的抵抗一下。

「抵抗一下是死！不抵抗一下也是死！」心在急迫的忠告他。他一面盤繞着傍着深澗的山路默默地走，一面在權衡這個思想的實行不實行。他最後決心了。

他覺到捏着他左面臂膀上的那隻手的勁兒，遠沒右邊那隻手的勁兒大。他聰明起來了。

左轉彎。山崖下邊便是深谷。驀地裏，像是閃電一般快，聲音嘶得像獅吼，「下去罷！」他猛的用了死力把左肘往左邊那個人身上一衝。像是根滾木，那個人翻落山下去了。右邊的人一驚，手一鬆，他便掙脫了沒命的狂奔，才轉了一個彎，便聽見後面說「開槍！」「開槍！」接着「砰！」「砰！」「砰！」的連響了五聲，可是五聲響完，他又轉了第二個山峯了。（他平日老是說走不動路的。）把身子

往一人高的野草裏一摔。你信不信？就這樣直躺了三天三夜，水沒有喝一滴，飯沒有吃一口，可是竟不覺得餓！到回來時，變得又瘦又黑，差不多誰都不認識他了。可是你們不必擔心，不到一個禮拜，他重又變得又肥又白了。

三盞紅燈在門口晃進來。「紅軍在上利市放火了。」我們大家變得默默的了。「吃飯罷。」還是桑君首先提議。

歐陽君先跑出去，把重要印信，藏進地板底下去，職員的家眷，也都化妝了工人的妻子，送到工人家裏。紅燈十多盞進來了。王君也回到電報房去。「聽說紅軍就要上萍鄉來！」

團防裏接連有電話來，要撥空車，去醴陵請兵。

歐陽君也換了工人衣服了，桑君也回房去換了工人衣

服了，臉上衣上滿是煤灰油漬。他不斷地要求着歐陽君把堆木料的倉庫的鎖匙給他。「我要躲到亂木堆裏去。」歐陽君去接電話了。他還跟在後面叨嘮着：

「歐陽！誰都是有老婆兒女的啊！我一生可沒虧負你！鎖匙一定是要給我的！見死不救，算不得是朋友！」

就是在五分鐘裏連來十多次的催空車的電話中，我們決定趁空車連夜重折回醴陵。

地獄巡禮

再來萍鄉。這次我看到的，再也不是夜的恐怖的萍鄉，而是陰黯的愁苦的萍鄉。

萍鄉是我這次遊程的盡頭，或許也是人生的盡頭。要是把醴陵看作天堂，長沙便是人間，這兒萍鄉簡直就是地獄！

「飢餓」的發黃光的眼珠，在他們枯凸的顴骨上面無力地低垂着。「貧窮」的冷酷的鋼爪，扯爛了他們一切完整的東西。「愁苦」的陰影，像是座北極的冰山，壓在他們心上，祇有加重加濃的份兒。這兒的一切，連一片小草在內，都會告訴你些什麼，使你了解些什麼。

是隔天先和凌礦長約定了今天上午十時進礦洞去參觀掘煤的。

我們先在圖表室裏看了一回圖表，又到陳列室裏看了一回標本。出來轉到發電廠又看了一回發電機和打風機。門外坪上是一大片池塘，把礦洞裏的水抽出來，盡日盡夜在噴着一丈多高的幾十丈鳳尾草似的水花。

覺到這山一般重的黑暗的壓力！沉悶的單調的車走的回響，這四周重重包圍着的黑暗，這絞着煤烟的暗紅的鬼火，上邊不時的有冰冷的水滴到你頸裏來，下邊是一尺多深污濁的積水，這一切都使你疑惑在做惡夢，或是自己已經死了，是給夜叉小鬼押解了到酆都城去。

有時前面有幾點燈光一閃，幾個吆喝的聲音像是從井

底裏透了出來，車子便走得慢一些。不多久對面一列煤桶車過來了，車上都是坐着渾身漆黑的採煤夫，祇有碧綠的兩隻眼珠，映了燈光向你睽幾下便過去了。

把電筒往四周一照。看到的全是濕透了的黑色的岩石，用木架支撐着。要是這木架一倒，噫喇喇的上面壓下來，怎麼辦？怎麼辦？不上三五十年，保你是個最好不過的煤焦！用不着再煉！

再轉到有五層樓的洗煤台。全是水泥和鋼骨的新式宏大的建築。這兒可以直從煤窿裏掘來的煤，一口氣洗煉了裝到煤車裏去。可是在現今，別提起，窗門是洞破了，機器是銹爛了，一切都是荒涼，破敗，零亂，寂寞！……三樓上的壁角落裏，有兩個工人模樣的漢子，把一小堆煤堆在一起燃着，默默的蹲在旁邊抽着烟管。他們已經半年多

沒工做了，可是他們還捨不得離開這十幾年來廝守在一起的工場！

我們回到辦公處，換上了工人的衣服，着了橡皮的長統靴子，握了鐵手杖，便走到煤礦洞口去。我們坐進了裝煤的鐵桶，（兩個人一桶），這許多煤桶便蜿蜒地由一個電車頭拉進洞去。

漆黑！雖則桶邊掛了絞着濃烟的油壺燈，可是你依舊這兒一路走來，空氣完全和洞口外一樣，你牆壁上看到的的一方一方的洞，便是風巷，打風機把外邊的新鮮空氣從這兒打進來。

車子直走了四十多分鐘，才算達到了車軌的盡頭，我們走下車來，一脚踏下便去，是半尺多深的水。腳底下還可以覺到這崎嶇不平的路上，堆着許多亂石。走了十多分

鐘，便到了 Main Adit。這是最初掘煤的地方，現在都掘完了。要看現在掘煤的地方，還得走下去，到十三段側壩去。

噫！你看……油燈一些些的暗下去，暗下去息了。這兒再也沒有風巷，養氣給炭酸氣煤氣擠開去了。這兒是牠們的堡壘。誰都是上氣不接下氣的直是喘！汗像是夏天草野裏的蚱蟻，「噓」的一聲都跳了出來。我從沒有體驗到那種難過。我想死的痛苦，祇就是這種痛苦的延長，這種痛苦延長了便是死，死！人家日夜埋葬了似的藏在這兒工作着求生活呢！代價是二角大洋一天！

我們走到了這出煤的側窿。那個洞，祇稍爲比狗窩洞大一些，我們下巴擱在膝頭上似的爬下去，爬下去，還要下去。（那時我們在地面下一二三百尺了。）啊，這兒是那麼

熱，怪不得他們都是赤裸了身子的！

鶴嘴鋤「錚」的一聲，往閃亮的黑壁上砍去，「剝落」的落下了幾塊煤來，（就是你們冬天擁着情人在火爐邊烤火用的煤。）再是「錚」的一聲，再是幾塊煤掉落來。鶴嘴鋤在石壁上嚙了一天，揮了幾升汗，在石上才嚙出了「兩角大洋！」啊，天！「兩角大洋」呢！可是還有許多人，日夜在祈求着能夠得到這份「優差！」

到我們的車子走近洞口，看到洞口一片金黃的陽光時，誰都像幾世紀沒見過日光了。啊，啊，「重見天日！可」是儘有許多人還活活地埋葬在地底下，看不到太陽的呢！

隔天，我們重跑進一個山裏去，參觀土法採煤。這兒用的一切都是人力。進礦的洞口，真還不夠羅篩那麼大。這兒是沒有什麼昇降機和電車等設備的，要進去使得爬進

去。瞧了這黑魘魘的窟窿，你感到的不單是恐怖，而是悲哀和憤怒！

壯年的漢子進山洞去採煤，或是在坪上洗煤。婦女便燒着煤焦。從八歲到十五歲的孩童，則擔任從山上把煤挑到車站附近的煤公司裏去。

天空下着雨。泥土給雨水衝到山下去。山路是陡險的，紆曲的。到公司有七八里路。而挑到公司裏去的代價是，每雙斤（那兒是用雙斤計算的，就是兩斤）一個當二十文的大銅子！

路上一個八九歲的孩子，因為挑不動了，站在那兒哭着。旁邊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臉色都是青黃的。）在恐嚇他：「你不挑，今晚爸爸不會給飯你吃！……」

今天接到一個故鄉的朋友的信，（他是從事社會調查

工作的)他說……“But it is so terribly dark ! And so unbearably dark !”

他又帶了某種希望的意味，引用雪萊的詩句：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讓我就引用他這幾句話，作這一本小書的結束罷！

關於東北事件

完全
出版

東北事變之國際觀

胡愈之

瀋陽事件

羅隆基

東北抗日的鐵路政策

張恪惟

日俄對峙中之中東鐵路

甯華庭

第二次世界大戰

何思敬

美俄會聯合戰日否？

林柏修

日本的汎繁運動

鄭虛舟

廿一年九月十七日初版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